四書反身錄

序

理學與世遞相表裏自堯舜開道統之傳至我夫子而集大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而斯道賴以常存迨戰國異端並興孟子辭而闢之論者至謂其功不在禹下秦漢以來千有四百餘年乘之以佛氏亂之以莊老汨沒於風雲月露之詞廢墜於干戈搶攘之際而斯道或幾乎息有宋賢君繼作世際雍熙大儒乘運而起濂溪倡之於前二程張朱推挽於後發明絕學內外同歸斯亦三代

以還文明再覩之一時矣自是承流嗣響代不乏人而關中接橫渠之緒名賢接踵而起五百年間凡三十餘人嗚呼盛已迄明末造風會中蝕而關學獨以醇正稱於天下恭遇我

國家治化翔洽識道崇儒中孚李先生崛起盩厔其言以躬行實踐爲基反本窮源爲要嘉惠後學開導迷津闢往聖之心源於浸昌浸熾之會斯眞可與弇山鳴鳥同邪

世之光華顧以家世食貧養親不逮痛自刻責絕意

功名築堊室獨處非人罕接其面尤矢志謙退不欲以著述自居四方學者每從問答之餘輯其所聞各自成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側敬從口授集爲反身錄一書先生嘗以授余余反覆卒讀大要以士人童而習之襲其糟粕而不悟其指歸欲學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其指約其趨端其論說質實而不流於高遠橫渠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先生是書之謂乎余學臣也亦與有斯文之責竊意學校爲教化之源選士爲

儲材之本
煌煌功令務先德行而後文藝乃士子徒工呫嗶以
與王司一日之知海棗春華都無實際聖賢之精意
久已湮沒誠使是書布之學宮士子從身心研究之
餘有得於明體達用之學于以宣猷宏化黼黻休和
登斯世於唐虞豈曰小補是則余剞劂授梓之意也
大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丙寅清和月三秦視學使者
泗水許孫荃題於上郡考院

序四書反身錄

令何特耶上泝朱文公適在五百昌期又上泝　孔

先師稱王正洎而之時九百六十年子輿氏所謂千

歲之日至者是

皇上甲子東巡神勅爲世師表乙丑廷試策問天人理

數是聖道倡明當在茲時也謹是以首竅道原自天

淼因

上既以聖學引其端吾儕何可不遵天原覓其業此二

千年待發之祕根邇嘗昌表章責在後學試思伏羲

一畫虞廷一中門里一貫命是何原耶曾子得道聖門識者在大學傳明德章顧諟天之明命一語上接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十一大聖人之傳下啓子思作中庸以天命性教開宗還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收章其中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無限道教總全天命是謂誕登道岸明明表示千古亦又何疑或曰理學肇自有朱所云太極通書西銘易傳啓蒙皇極性理諸集各有得力畨巳發先聖所未發尚何表章之與有顒曰否否昌期必五百年

者何日至必千歲旹一刖

聖翊運而生道待將而明後學雖生明備之餘有不得誘其責者往歲讀　中孚則德解翼過說皆篤信下學之深乎切高山之仰今覺反身錄所從天之所以與我發論且日終日飲泉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非可以縱逸是略得周文畫前之易實將存誠主敬寄理致知之極極而脈一切收攝勘破道原又進數籌愈增佩服蓀聖賢嘉言善行日新月盛原處不盡之數離邦復初二字言知言能创两着落　證不敢自外

三十年從程子儒教本天周子聖希天邵子凡事順
天理而行造化在我于此入首于焉得力方知忠本
天理恕順人情洒掃進退應對即末即本矣幸有同
心又值家生洲提鐸斯文在關中聖道于城有賴同
學千里如咫願大家振奮各驗所至以輔翼

皇上開天明道之盛運

康熙丙寅夏孟中天同學弟許三禮識

四書反身錄引

四書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而陸沉於讀者之口耳其來久矣　二曲先生起而拯之力掃道聽塗說之陋以寔反諸身爲天下後世倡其反身錄一書凡進修之要性命之微明體適用之大全內聖外王之實際靡不一一開關啓鑰合盤托出蓋欲讀者孫體力踐爲一己樹眞品爲　國家樹眞才爲千古扶綱常挽世運議者謂有天地則不可無四書以祿天下之人心有四書則不可無朱註以釋四書之疑義有

朱註則不可無斯錄以挽天下之人心斯錄未出四書雖家傳戶誦無異告朔之羊名存而實亡斯錄一出則四書誦不徒誦人知所奮可謂取日虞淵揭之中天中興四書之功將於始初表章夫固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足發 疑神三復不忍釋手歷閱從前諸大儒闡道覺世之書實未有明快透徹警人心目一至於斯者昔季札請觀六代之樂至韶則喟然歎曰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雖有他樂不願觀也今 足發 於斯錄亦云故讀先生斯錄如見先生之心見先生之

心如見孔曾思孟之心心心相印若合符節地非所論時非所論學者當日用常行之際語默動靜識是體是遵舊染汚習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方不負吾先生反身之教方是善讀四書

河汾李足發沐手謹書

弁言

自二曲夫子倡明絕學士始知詞章記誦之外原自有學相與嚮往二曲猶百川之趨海夫子雖啓迪不倦然未嘗標宗旨立門戶惟就各人所讀之四書令其切己自反實體力詣一言一動稍有不合則惕然自責不沿訓詁不尚詞說務期以身發明道癸丑閉關以來宴息土室即骨肉至戚罕覩其面近年獨爾緝王子朝夕起居得侍左右盖以其英齡志道棄功名如敝屣穎悟絕倫操履純篤故特容入侍有問必

答王子隨聆隨記名曰四書反身錄語語斷速破惑如拯溺救焚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使孔曾思孟睹世覺人之初意賴以復振有補於世教匪尠微士焚香靜對愧悚汗下追思夙昔四書之讀不堪自問因親與感人同此心斯錄一出觀者感感則讀者自聚必有惕然懼然爽然失勃然奮者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端在斯矣

同州門人馮穉士沐手謹識

識言

四書反身錄者錄二曲先生教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也　國家頒四書於學官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力踐德充道明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而讀之者果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

乎否則誦讀雖勤闡發雖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干
進無體無用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 國
家期望之本意耶於是感慨救弊力障狂瀾君恒教
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 小子恭侍函丈特蒙提誨尤
諄日復聞所未聞退即隨手劄記自夏至冬不覺成
帙然遺忘不及記者甚多特存什一於千百鍼砭韋
弦奉以自勗并爲同讀四書者勗

鄠縣受業門人王心敬頓首百拜識

四書反身錄序

關中徵君李二曲先生昌明正學爲 國朝巨儒康熙癸丑制府鄂公上言可是

天子特育徵先生先生稱疾不就杜門著述日于四書考究聖賢精意切已自反以身發明又之門人王子心敬輯其前後問荅之語遂成一書名曰四書反身錄今歲丁卯特爲鄭寄叅覆與先生有通家好故以見示也明崇禎末督師汪公喬年討賊王襄先王父以單門貲畫與先生先子忠武將軍同佐汪公城守

同與難而先大人暨諸父又與先生爲兄弟交庚戌冬先生過襄招父魂以瘞時主于予家拜予王母于堂上如家人禮大人爲絕紀其瘞事劃地營宅兆起丘壟復樹豐碑表于道題曰義林侯時尚少大人命之出拜嘗侍立左右云先生旣去歲以所著書種種見寄大人亦以所學相酬答雖千里聲應而音書不絕歷數年以爲常洎大人攝館陝亦稍長知向學而季父與先生共昌道學因得復讀先生所著書今濟以四書反身錄示下益所以訓誨者深矣讀受而卒

爰復不忍釋手因編纂四子之書乃孔曾思孟內
聖外王之具明體達用之學而古今常存人心不泯
者恃有此也以故 國家設科取士特重舉書益欲
世之學者實踐力行而體用俱具之儒得以顯而貴
之大庭是則聖賢之所以垂教萬世與 國家之所
以儲養真儒惟篤行是尚而不在乎詞章句讀旣言
文字開也然而四書之在今日則已家傳戶誦未之
有異矣而求其舉聖賢之學以慰 國家之望者抑
何寥寥之耶豈非以窮年誦讀者僅觀為口耳之具進

身之增哉噫此先生反身錄之所由作也人而不知
反身雖讀四書總屬皮毛迨斯錄一出世之學者庶
不徒事佔嗶則希賢立言之旨與為于世而為經學
為名臣窮不失己達則兼善之儒吾知其將拔幟而
起矣其有功于聖賢有稗于 國家夫豈微哉承
四山許公觀學三秦讀而好之為校梓傳布焉予雖
固陋從事理學歲久承先生之教誼不容以無言敬
為序之以旨世之讀四書者 其各反身焉可也

中州後學劉青霞 蔚林甫頓首敬撰

重梓四書反身錄序

四書之行於天下後世也較重於五經世之儒者莫不家傳而戶誦之矣近代制科取士先四書而後五經五經分而四書合蓋未嘗不以聖賢之道明體達用可以善身可以善世故欲使常明常行於天下意甚善也無如學者多誦其章句詳其訓詁第借爲釣獵名位之階實未能得諸心而措諸行一一於吾身從事者其於聖賢之道不啻霄泥之不相涉此人心之所以日漓世道之所以不古而有心者不能無隱憂

焉余兄中孚先生閉戶潛修涵濡於性道歷有年所聞有從遊之士偶指四書相究諭先生即以聖賢踐履之實親切指示或直抉其旨或旁通其意使人人知道爲人所自具非由外求一歸於身體力行以務完夫性命本體遠接孔曾思孟之正脉近紹周程張朱之真傳舉凡訓詁浮習滌除殆盡斯其心得口授非即我孔子循循善誘無隱不倦之意也與鄠杜王子心敬集其所記名爲四書反身錄督學許公深契其有裨於名教捐俸梓行遍布於黌宮可謂不辜斯

文之責而克襄

盛世誕敷文德之治者也厥功豈小補云爾哉余滋華慶自佐郡以至遷守將及十載每思與力學之士發明四書大義勗以立身行己之道奈學識淺躬行不逮不足以啓廸人心恐徒滋章句訓詁之流弊而反見罪於聖賢其誣道也孰甚幸藉是錄梓而頒之無論通邑大都小陬僻遠使凡有身者咸知有反身之功夫惟反身乃不負身不負身斯不負道不負道斯不負聖賢不負聖賢不負四書

康熙壬申初夏肇慶府知府關中李彥珝識

二曲先生讀四書說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而人多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迪相繼發明譬適迷途者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適斯征乃跬步未移徒資口吻終日讀所指講所指摹繪其嚮闢所指而心與指違行輒背馳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愈不可問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迪之苦心意弊也久矣

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讀矣只是上

口不上身誠反而上身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費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的本子矻矻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營好僧道替人念消灾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

所宜猛省

一士問四書疑義先生謂之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闢與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脩吾曹試切已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脩身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愼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友盡道於日用之際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愼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時學習吾曹試切已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

乎果存理克欲視聽言動之復禮乎言果一一忠信行果一一篤敬三畏九思之咸專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吾曹試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放心果收乎不操存純敬惟養見聞恐非知言之謂也不懲忿窒慾集義自反恐非養氣之謂也機辨方甲卽以徼榮綱拳爲務多材多藝祇以增其勝心日鑿日喪放僻不足言也四書之設果欲吾曹之若是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能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

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千里從師師悉出經書則在盡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浹月弗至問之對曰未盡行初何弗敢至也必如此纔可謂善讀始可謂實踐

一人肯反身實踐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平康人人肯反身實踐則人人皆爲君子世可虞唐此致治之本也區區於讀四書者不能不拭目以望

四書反身錄叙

反身錄何錄二曲徵君李夫子之所悄言者也其以四子書何非疏四子也於其言之有合於四子或時感於四子之言而偶有所發其諸門人小子筆而存焉以爲可以示家塾告遠近也云爾夫世之號爲讀書知古者齷齪軋倫之流無論已吾徒章甫逢掖爲或賢豪自命至雄辯也而明師慈父之所籌望君長相之所求董而習之迄於白首試一自問果皆孝子友於兄弟乎忠於君信於朋友乎不妄語不實行

不私妻子不懷詐僞財毋苟得難毋苟免絕奔競恥干謁不辱親負國爲武夫臧獲所羞稱乎今夫子之爲此書也約畧易簡如良醫知疾直達腠理鍼之艾之髓骨皆痛人人有身即人人宜及勿矜訓詁勿倚詞說亦如虢太子之過越人醫蘇而起斯可耳不然則利祿而已矣名譽而已矣儒服貫行穿齋而已矣侮聖人之言而已矣

戊辰上元後學河山康乃心敬題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泚水前孫荃四山 甫仝校

大學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與全體大用之成規也兩程表章朱子闡繹眞文忠公衍之於前邱文莊公補之於後其於全體大用之實發明無餘蘊矣吾人無志於學則已苟志於學則當依其次第循序而進

亦猶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自然篤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爲世完人

吾人自讀大學以來亦知大學一書爲明體適用之書大學之學乃明體適用之學當其讀時非不終日講體講用然口講而衷離初曷嘗實期明體實期適用不過藉以進取而已矣是以體終不明用終不適無惑乎滋昧一生學鮮實際

明體適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爲學便失其所以爲人矣

朱註謂大學者大人之學則知學而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一思於心甘乎甘則爲之否則不容不及時振奮以全其性分之當然

明體而不適於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本於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徒汩沒於辭章記誦之末便是俗儒皆非所語於大學也

吾人既往溺於習俗雖讀大學徒資口耳今須勇猛振奮自拔習俗務爲體用之學澄心返觀深造默成以立體通達治理酌古準今以致用體用兼該

斯不愧鬚眉

問體用曰明明德是體明明德是明體親民是用明明德於天下作新民是適用格致誠正脩乃明之之實齊治均平乃新之之實純乎天理而弗雜方是止於至善

明德即心心本至靈不昧其靈便是明明德心本與萬物爲一體不自分彼此便是親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至善

明德之在人本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合明顧自有生

以來爲形氣所使物欲所撤習染所污遂昧封[illegible]
來本體率意實行隨俗馳逐貪嗜欲求富貴慕學
名務別學如癡如夢如狂如醉自以爲聰明學
智才識超世而律之以固有之良悉屬昏昧故須
明之以復其初親師取友咨決心要驗證默悟一
意本原將平日種種嗜好貪著種種凡心習氣一
切屏息令胸次纖翳弗存自然淨極復明徹骨徹
髓表裏[illegible][illegible]日用尋常悉在覺中
昔與仲[illegible][illegible]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illegible]

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自覺清明纔一逐物便昏昧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一番即一番清明後塵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好今吾人平日多是逐物未嘗加意剝落口說明明心原不曾明明雖欲不昏得乎當時時提醒勿令昏昧日充月著久自清明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惻怛慈祥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萬善自稱無俟擬議

問明德良知有分別否曰無分別徒知而不行是明

而不德不得謂之良從行而不知是德而不明不得謂之知就其知是知非一念炯炯不學不慮而言是謂良知就其若是去非不昧所知以返不學不慮而言是謂明德曰明德曰良知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之爲體本虛本明本定本靜祇緣不知所止遂不能止其所止隨境轉遷憶見橫生以致不虛不明不定不靜未嘗安所當安是以不能慮所當慮須是眞參實悟知其所止而止止則情忘識泯虛明

不動如鏡中象視聽言動渾是天機

知止不難實止爲難吾人終日講學講來講去其於所止非全不知然志向未嘗精專世緣未嘗屏息初未嘗實止其所止心何由常寂而常定至靜而無欲安安而不遷百慮而致之一乎此心旣未定貼寧靜安固不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思慮紛擾天君非泰學無下落無結果學問之謂何

學問之要全在定心學問得力全在心定心一定靜而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猶

鏡之照不迎不隨此之謂能慮此之謂得其所止中靜易動中靜難動時能靜則靜時能靜可知矣是故金華百萬之中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彤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一無所動於中方是真靜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危險未嘗少動自歷陽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面有溺死者而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後自省察校量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微覺心動數年前

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故學問得力與不得力臨時便見此公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乎吾人居恆談定談靜試切己自反此心果定果靜臨境不動如此公否

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盡己分內事

古人以天下爲一家億兆爲一身故欲明明德於天下今則一身一家之外便分彼此明明德於一鄉一邑猶不敢望況明明德於一國明明德於天下

乎

人為學之初便有大志願大期許故學成德就立業光明俊偉是以謂之大人今之有大志願大期許者不過尊榮極人世之盛其有欲善於此者亦不過硜硜自律以期令聞廣譽於天下而已世道生民究無所賴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雖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德性作用與氣魄作用不同然志在世道生民與吾人志在一身一家者自不

可同日而語

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欲即仁此欲何可一日無吾人非無所欲然不過欲已富欲已貴欲已壽考欲已不朽即欲即私此欲何可一日有

吾人立志發願須是砥德礪行爲斯世扶綱常立人極使此身爲天下大關係之身庶生不虛生死不徒死

[illegible]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入門一差則無所不差處

謬千里不可以不慎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脩齊治平之則大學本文分明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工先後之序層次原自井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與物有本末是一條說後儒不察遂昧却物有本末之物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紛若射覆爭若聚訟竟成古今未了公案今只遵聖經依本文認定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從而格之循序漸進方獲近道格物二字即中庸之擇善論語之博文虞廷之惟精博文

原以約禮惟精原以執中格物原以明善大人之學原在止至善故先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之所以與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則而家國天下之所以待理者也本純粹中正本廣大高明涵而為四德發而為四端達而為五常見之於日用則忠信篤敬九思九容以至三千三百莫非則也如此是善不如此是惡明乎此便是知致知致則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惡所在自不能掩為善去惡自然不肯姑息此便是意誠以此正心則心正以此脩

身則身脩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
平即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若舍却
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
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紜轇轕墮
於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即以身心意知家國
天下言之亦自有序不先究其身心意知而驟及
於家國天下之理猶是緩本急末昧其先後尚不
能近道況外此乎今須反其所習舍去舊見除四
書五經之外再勿泛涉惟取近思錄讀書錄高景

逕簡要王門宗旨近溪語要沉潛涵泳久自有得方悟天之所以與我者止此一知知之所以為則者止此至善虛靈不昧日用云為之際逐事精察研是非之機晰義利之介在在處處體認天理則誠正之本立矣夫然後由內而外遞及於脩齊之法治平之畧如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經濟類書呂氏實政錄及會典律令凡經世大猷時務要着一一深究細考酌古準今務盡機宜可措諸行庶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夫是之謂大人

之學夫是之謂格物否則誤以博物為格物縱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總之是鶩外逐末昔人謂自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喪志愈甚去道愈遠亦祇見其可哀也已

問身心意家國天下可以言物而知亦言物乎曰古詩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由斯以觀則知非物而何有此物而後能物物亦猶乾坤雖與六子並列而其所以為尊者

固自在也

格物下學也格物而格得此物下學而上達矣

此物未格則主人正寐借格物以醒主此物既格則

主人已醒由主人以格物

識得格物者是誰便是洞本徹原學見其大

果返觀默識洞徹大原始信我之所以爲我惟是此

知天賦本而一刻頓常此聖胎也戒慎恐懼保而

勿失則意自誠心自正齊治均平於是乎出有天

德自然有王道夫爲有所倚

知與不知乃一生迷悟所關知則中恆炯炯理欲弗淆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惑寔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泛乎無以自持即所行或善非義襲即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此誠正脩所以必先致知也致知而致得此知方是復還舊物克全固有之良知聞見知識之知終屬螟蛉

知爲一身之本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能脩身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在上則政化起於身不動而發不令

而從在下則教化起於身遠邇歸仁風應響隨
脩身立本斯一實百實空言虛悟濟得甚事世固有
頓悟廢越前哲而究竟不免爲常人者知而不行
未嘗見諸踐爲故也
聖如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日新又新無瞬
息懈怠吾人多是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聖之所以
聖愚之所以愚病正坐此
而有垢不有污則必思所以洗之乃身心有垢有污
不思所以洗之何哉

脩身當自悔過自新始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改其前非斷其後續使人欲化爲天理斯身心皎潔

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一毫不能自掩知善卽實行其善知惡卽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若知善而不肯實行其善知惡而不肯實去其惡自知而自昧之非自欺而何

學問之要只在不自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初則勉然而然久則自然而然

自欺與不自欺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即人鬼之所由分也不自欺便是君子便是出鬼關入人關自欺便是小人便是出人關入鬼關吾人試默自檢點居恒心事果俯仰無怍出鬼關入人關乎抑俯仰有怍出人關入鬼關終日在鬼窟裏作活計耶人鬼之分不在死後生前日用可知

大庭廣衆則砥躬礪行閒居獨處即偷惰恣縱迹然而心不然瞞昧本心支吾外面斯乃小人之尤身未死而心先死矣雖然衣冠言動其實是行尸走

内

縱心於幽獨自謂無人見聞不思人即不見不聞而天之必見必聞未嘗不洞若觀火故一念之萌上帝汝臨一動之非難逃天鑒人惟忽天昧天不知天是以欺已欺人無忌憚誠知上天之降鑒不爽則凛然日慎返觀内省之弗暇又何至中節昭昭墮行冥冥

爲善不蓍多由名譽起見故爲名譽而爲善是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聞望隆

重聲稱洋溢舉世之所美正神明之所與也此祈
謂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人之小人明有人非天之小人陰有天譴總之皆心
勞日拙自貽伊戚
念及自貽伊戚獨知不可不慎若慮情移境奪理欲
迭乘不妨祈禱於天每旦爇香叩天即矢今日之
內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動一日之內務要
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爇香默繹此日心思
言動有無偽妄有則叩心自罰懍然立改無則振

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凛對越上帝自無一念一事可以縱逸今日俯仰無怍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腐爛之時檢點平生無不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慊如之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今吾人讀大學不爲不久不審亦有所得否亦灑然有以自樂心廣而體舒否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有意必固我之私則心爲所
累不免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偏便不得其正
如鑑照物如谷應聲行乎無事不隨不逆若未至而
先迎既至而不化前後塵相積鑑暗谷窒其爲心
害不淺
心體本虛物物而不物於物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
是則雖酬酢萬變而此中寂然瑩然未嘗與之俱
馳卽此便是心正便是先立其大否則物交物蹵
物而馳馳於彼則不在於此看所在斯有所不在

薛文清公每晩將就枕時必自呼曰主人翁在室否

此可謂善存心者

敬是心法能敬則心常惺惺自無不在

持身須是嚴整而渾厚簡易而精明

視聽端凝言動不苟久自粹面盎背四體泰然

九容以脩其外九思以脩其內內外交脩身斯脩矣

脩其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擔當世道之身主持名教之身方不孤負其身方是善脩其身

身爲型家之準身若不脩則家無所準雖欲齊烏乎齊昔曹月川先生居家言動不苟諸子侍立左右恪肅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高年恭謹必跪則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也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庭出入必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趨事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此豈聲音笑貌爲之哉由是觀之吾人亦可以知所勵矣

居家果言有物而行有恒無親愛賤惡等辟家人自

心悅誠服一一聽命惟謹
凡家事父母須感格妻子同心盡孝冬溫夏凊晨昏
定省怡怡祇奉務承其歡待兄弟宜以父母之心
爲心友愛篤至中間有賢有愚賢者是敬是依愚
者多方化誨即或冥頑難化亦須處之有方斷勿
忿疾以致決裂
易云閑有家悔亡故必事事律之以義維之以情使
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藹若一身方是好家道
父母不順兄弟不睦子孫不肖婢僕不共費用不節

莫不起於妻家之興敗全係乎妻能齊其妻方是
能齊其家斯家無不齊

居家教子第一在擇端方道誼之師教以嘉言善行
俾習聞習見庶立身行己一軌於正

陸賀治家有法晨昏伏臘男女各以其班供職儉而
安莊而舒濟而均子九齡繹先志著儀節品式名
曰家制行焉使傳者不敢踈厲朴者有所依據順
弟之風被於鄉閭而聞於天下子九韶又以訓誡
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

朗誦使列聽之其家教如此此吾人誠做其意取司馬溫公家訓及曹月川家規撮其要每朔望集家衆宣讀以教其家務齊其家爲勤儉禮義之家淸白仁厚之家自然福壽綿遠此之謂是善齊家

治國平天下必須純一無僞赤心未失之大人率其固有之良躬行孝弟仁慈端治本於上民孰無良自感格蒸蒸興孝興弟不倍風動於下上下協和俗用丕變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此至德要道於治國乎何有

問後世在上者亦有孝弟仁慈之人而俗不丕變國不大治者何也曰後世在上者雖間有孝弟慈之人未免從名色上打點若果天性眞孝眞弟眞慈則愛敬根於中和順達於外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推之待人接物涖事臨民不敢刻薄一人不敢傲慢一事而國有不治者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絜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云者視民如子生之養之所好如己之欲務思所以聚之所惡如己之讐務

思所以去之惟恐一事失宜一民失所因心出治
至誠惻怛宰一邑則一邑之民戴之如父母牧一
郡則一郡之民戴之如父母撫一省則一省之民
戴之如父母君天下則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山
川草木亦藉以生色矣

平天下平其好惡而已不作好不作惡好惡一出於
公則政平政平而天下平矣

好惡不公由君心不清君心之所以不清聲色宴飲
珍奇禽獸宮室嬖倖遊逸爲之也君若以二帝三

王自期以虞越從世庸主自奮以建極作則治登上理爲事自無此等嗜好而心淸心淸斯好惡公好惡一公則理財用人事事皆公與天下同其好惡而合乎天下人之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天下平

問財聚則民散固矣然國家正供所入有限安能以有限之財散之百姓曰只不使掊尅之人在位橫斂正供之外不求羨餘不別巧取鰥寡孤獨顚連

無告之人將加存郵水旱饑荒流離失所之民亟
圖賑救不事虛文務求實效則此便得民心民豈
有不聚乎
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相則佐君用人以平天下者
也相得其人則相所引用之人俱得其人故必擇
天下之選擇天下第一人而相之以端揆於上休
休有容好賢若渴拔擧連茹衆正盈朝爲斯民造
無窮之福子孫尚賴其餘澤相苟不得其人妨賢
妒能壅蔽害民隳宗社無窮之禍子孫尚受其餘

殃肩之李林甫盧杞便是覆車然則置相可不慎乎

無他技非全無技也若全無技何以識人之技也惟其有技而自忘其技若無若虛以天下之技爲技悉心採訪人物凡一材一藝之長必貯之夾袋公論僉同則矢公矢慎極力推轂務在得人爲國不樹私門寇李即此便是宰相大技

周公爲相下白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尚已其在後世若諸葛武侯之相蜀開誠布公體國如家

曰孜孜以人才爲事微長必錄雖管不廢下此如崔祐甫爲相推引薦拔無虛日作相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李吉甫入相謂於裴垍曰報國惟在進賢吉甫流落江湖一旦入相人才多所未諳垍乃取筆疏二十餘人數月之間所用略盡王旦薦人人未嘗知此雖與古一德大臣不可同日而語然能獎進人才較之貪權固位止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猶爲彼善於此

見賢而不能舉恭末見而浮慕其名旣見而心厭

其不阿往往目為迂闊不復省錄如漢孝武之於董子申公宋寧理之於晦菴西山始則溫旨招致隨即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胄史彌遠一班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尚如此致治奚由

問必如何而後謂之賢曰道明德立學貫天人是謂道德之賢識時達務才堪匡世是謂經濟之賢道德之賢上則舉之置諸左右俾專講明古聖帝明王脩已治人大經大法朝夕啓沃隨機匡正次則

學之俾掌國學督學政師範多士造就人才經濟
之賢上則舉之委以機務俾秉國成獻可替否默
平章奏次則舉之隨其器能任之以事分理庶務
其有職業不脩者退之以儆素餐蠹政病民者罪
之以肅百僚元惡大憝則依四凶之例以雪蒼生
之憤舉措當好惡公方不拂人之性
平天下者以義爲利則惟義是好上倡下效大義浹
於人心人心既附則元氣自固三代之所以享國
長久者此也以利爲利則惟利是好剝民自奉人

心不附元氣不固則國祚不永前五代後五季是也

問平天下若全不言利則經費不足亦何以平天下

曰三代亦此天下三代以後之天下亦此天下三代之天下經費何以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何以每患其不足亦可以思其故矣蓋三代之天下經費儉儉則恒足三代以後之天下經費奢奢則不足今且勿論三代姑以漢之天下言之漢初尚緡鹽茶征榷之入文景又屢下寬卹之詔蠲民租

稅而經費不患不足者露臺惜百金之費不輕營造後宮無錦繡之飾凡百有節是以財貨充積貫朽粟紅故有天下者能以文景爲法經費亦何患不足耶

問紀綱制度禮樂兵刑皆治平所關乃平天下傳畧不之及何也曰有了本不愁末平天下傳言先愼乎德言理財用人以義爲利以端出治之本本立則綱紀禮樂制度兵刑因事自見若本之不立縱紀綱制度禮樂兵刑一一詳備徒粉飾太平耳宇

文泰之於周，唐太宗之於唐，治具非不粲然可觀，而治化果何如哉？貞觀之政，雖幾致刑措，然本源不正，既無天德，又安有王道？此正所謂五霸假之，乃有識者之所羞道也。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泚水許孫荃四山
甫全校

中庸

中庸聖學之統宗吾人盡性至命之指南也學不盡性學非其學不礙說天命學無原本盡性至命與不學不慮之良有一毫過不及便非中與愚夫愚婦之知能有一毫異同便非庸不離日用平常惟

依本分而行本分之內不少愧歉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此之謂中庸

自堯舜以執中授受人遂認為聖賢絕詣非常人所可幾那不知常人一念妥貼處與堯舜同即此便是中能常常保此一念而不失即此便是允執厥中人心上過不去即堯舜心上過不去者然則中豈外於日用平常乎惟其不外日用平常方是天下達道

天生吾人厥有恒性五德具足萬善咸備目視而明

耳聽而聰口言而從心思而睿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輒應不思不勉自然而然本無不率其或方然而忽不然有率有不率惰移境奪習使然也能慎其所習而先立乎其大不移不奪動靜云爲惟依良知良能自無不善即此便是率性火燃泉達日充月著即此便是盡性斯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負天之所命而克副天心

吾人一生凡事皆小性命爲大學問喫緊全在念切性命平日非不談性說命然多是隨文解義伴口

度曰其實自有性命而自已不知性不重命自恣用智自違天則性遂不成性而命靡常厥命與言及此可爲骨慄誠知人生惟此大事一意凝此萬慮俱寂惻惻而常覺空空而無適知見泯而民彝物則秩然矩度之中毫不參一有我之私成善斯成性成性斯凝命矣此之謂安身立命

問識性方能率性若不先有以識之雖欲率何從率

曰識得識是誰識便知率是誰率識得良知便是性依良知而行不昧良知便是率性便是道知良

知之在人未嘗須臾離則知道原未嘗須臾離形雖有不覩不聞之時而良知未嘗因不覩不聞而少離所以戒愼恐懼者不使良知因不覩不聞而少昧也迹雖有隱有微而良知昭昭於心目之間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自省自惕自察其知斯不愧天知

天與我此性虛靈不昧無須臾之少離天昭鑒我此性凜凜在上無須臾之或離雖欲不懼其可得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眞無一

時一刻而可忽戒慎恐懼正是儆謹天之明命惟恐心思念慮少有縱逸不合天心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小心翼翼時顧天命何敢悠悠自忽幾微君命親命師命尚不可忽況天命爲吾性之所自出天鑒不爽天威莫測敢不畏乎敢不兢業祗敕是毖是律乎隨時隨處無在敢忽閑思妄念何自而

問中庸以何為要曰慎獨為要因請示慎之之功曰
予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獨獨明而後慎可得而言
矣曰註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曰
不要引訓詁須反已實實體認凡有對便非獨獨
則無對即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
者與之以此也此為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
終徹內徹外更無他作主惟此作主慎之云者朝
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於情感滯於名義
以至人事之得失境遇之順逆造次顛沛生死患

難咸湛湛澄澄內外罔間而不爲所轉夫是之謂
愼

中和只是好性情

學者全要涵養性情若無涵養必輕喜輕怒哀樂失
節

喜怒哀樂未發時性本湛然虛明猶風恬浪靜水面
無波何等平易已發氣象一如未發氣象便是太
和元氣

常令心地虛鬆便是未發氣象便是中便是立天下

之大本

平日工夫若實實在未發前此養培養得果純自不爲喜怒哀樂所移

未發時此心無倚無著虛明停定此即人生本面不落有無不墮方所無聲無臭渾然太極延平之默坐體認體認乎此也象山之先立其大先立乎此也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此即端倪也未識此須靜以察此既識此須靜以養此靜極而動動以體此應事接物臨境驗此此苟不失學方得力猶木

有源木有根有源則千流萬派時出而無窮有根則枝葉暢茂條達而不已此之謂立天下之大本然靜不失此易動不失此難昔倪潤從薛中離講學夜深中離令潤去睡五更試靜坐後再講次日中離問坐時何如曰初坐頗覺清明既而舟子來報風順請登舟遂移向聽話上去從此便亂今吾人此心一向爲事物紛拏靜時少動時多而欲常不失此得乎須屛緣息慮一意靜養靜而能純方保動而不失方得動靜如一

每日雞鳴平旦須整襟危坐無思無慮澄心反觀令此心湛然瑩然了無一物唯一念炯炯清明廣大得此頭緒收攝繼續日間應事庶不散亂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此乃吾人用工最緊要處但此緒凝之甚難散之甚易自朝至午未免紛於應感宜仍坐一番以凝之迨晚默坐返觀日間界內外瑩徹脫灑不擾否務日日體驗時時收攝久而自熟打成一片寂而能照應而恆寂擾之不能昧擾之不能亂已發恆若未發矣

靜而如此便是未發之中動而如此便是中節之和一時如此便是一時中和一日如此便是一日中和終其身常常如此則全是中和性學至是成矣性情中和便是好性情性情好的人到處可行故爲天下之達道性情不好的人雖處一家一鄉動輒乖戾況一國況天下乎

位育乃性情實效愼勿空作想象性情中和的人見之施爲無不中和以之齊家則一家默化一家太和以之處鄉則鄉然孚化一鄉太和以之治國平

天下則經綸參贊一本德性化理翔洽風動時雍兩間之戾氣消風雨順人無夭札物無疵厲鳥獸魚鱉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乾坤清泰世運太和或處而在下無經世之責即以經世者覺世德性所感人咸悅服率循其教翕然丕變人欲化爲天理小人化爲君子爲天地立心爲斯民立命默贊天地氣化默佐朝廷治化是亦參贊位育也

問如何方爲時中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綱常倫理盡道辭受取與咸宜仕止久速當可不

參意見不涉擬議無妄念無執着方爲時中若以此爲庸常無奇而弁髦之高語圓通薄視矩度不兢業敬慎從庸上做起非無忌憚之小人而何

良能人人咸具民何以鮮能不知故也知則日用平常不慮而能夫豈鮮能特外徇物內慾已自能而自不依其能是以鮮能

民苟自依自己良能而行是自率其性任天而動便是天民此外縱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至能否則自棄其天自囿於凡便是凡民縱事事咸能適以

喪其良能總是鮮能

舜之所以爲舜全在好問好察吾人不能好問好察其病有二一則安於凡陋未嘗以遠大自期一則貢高自大恥於屈己下人二病若除自然好問好察

脩身明道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脩身明道之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經世宰物不容不問不察不問不察則經世宰物之宜無由聞所未聞知所未知

能好問好察斯無遺善能隱惡揚善人孰不樂告以

善聚衆人之智以爲己智則其智也大矣

矜好問好察用中於民是大智則矜衆聞不察師心

自用是大愚

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錮於習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僻也溺於文義矜見繳繞蔽惑令自

己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習獲陷阱尤甚吾黨戒諸

平常心是道中庸不可能只是炫奇好異不平常也

若平平常常信心而行爲其所當爲何不可能之

有
才猷足以匡時定世節義足以藐富貴輕死生此人
所難也然難者猶有其人中庸率自日用此人所
易也而易者世反罕覯良由人多事事而不事心
好奇而不好平故也若事功節義一一出之至性
率自平常而胸中絕無事功節義之見方是真事
功真節義真中庸誰謂中庸必離事功節義而後
見耶有此事功節義方足以維名教振頹風若誤
以迂庸為中庸則中為執一無權之中庸為碌碌

無能之庸人人皆可能人人皆中庸矣何云不可能也能者雖多何補於世

雖事功節義求中庸固不可以事功節義求中庸亦不可或出或處只要平常心果平常無所不可

自勝之謂強能自勝其私而矯之以正方是眞強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只是自強不息

易流易倚易變者俗人也矯其易流易倚易變之私不流不倚不變方是君子

吾人身處末俗須是鐵骨金筋痛自矯強纔得不流

不倚不變立身方有本末前輩謂寧爲矯強君子勿爲自然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敬揭以自儆并以示夫及門

遇易流易倚易變之際固當矯平日獨無所矯乎須默自檢點巳偏隨偏隨矯躁則矯之以靜浮則矯之以定妄則矯之以誠貪則矯之以廉傲則矯之以謙暴則矯之以恐慢則矯之以敬怠則矯之以勤奢則矯之以儉競則矯之以讓薾則矯之以[illegible]始則矯強久斯自然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良知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良能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不過先得愚夫愚婦之所同然全其知能之良而勿喪耳非於此良之外有所增加也

夫婦雖可以與知而不常知者乍起乍滅自具良知而自昧良知也夫婦雖可以能行而不常行者猶移境奪自具良能而不率良能也聖人愚不肖之分分於此而已然則學人苟欲希聖亦惟自率其知能之良務合乎愚夫愚婦之所同然火燃泉達

日充月著自然優入聖域免於愚不肖之歸若外

良知而别求知縱知聖人之所不能知亦是無知

外良能而别求能縱能聖人之所不能亦是無能

以其忘本逐末舍血脉而求皮毛無關於作聖之

功也

識此則當下便是鳶魚飛躍於前昧此則動念即兼

桎梏牿亡於後

夫婦知能便是道之發端即從夫婦居室上做起便

是造端若此處忽畧則自壞其端便是不能慎獨

閨門床笫之際莫非上天照鑒之所處閨門如處大庭心思言動毫不自苟不愧其妻斯不愧天地刑於寡妻便可御於家邦

夫妻相敬如賓則夫妻盡道處夫妻而能盡道則處父子兄弟君臣上下斯能盡道

日用常行之謂道子臣弟友之克盡其分是也吾人終日談道試自反平生果一一克盡而無歉乎苟此分未盡便是性分未盡而猶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倫常有虧他美莫贖

居恒念及此便有多少愧心多少慼心

平日講中庸亦知心要平常然平常不平常不在言說歸境便見能素位而行便是平常一或願外心便失常心一失常平常安在

處富貴如無與處貧賤如無欿處患難如無事隨遇而安悠然自得方見學力否則胸次擾擾心為境轉其造詣可知

學問不能隨境練心不能無入而不自得算不得學問

夫子贊鬼神之德之盛分明說體物而不遺乃後儒
動言無鬼神啓人無忌憚之心而爲不善於幽獨
者必此之言夫
知鬼神體物不遺則知無處無鬼神無時無鬼神人
心甫動鬼神即覺存心之功眞無一時一刻而可
忽故必質諸鬼神而無疑方可以言學
孝爲百行之首脩身立德爲盡孝之首舜之大孝在
德爲聖人故人子思孝其親不可不砥礪其德德
爲聖人則親爲聖人之親德爲賢人則親爲賢人

之親若碌碌虛度德業無聞身爲庸人則親爲庸
人之親甚至寡廉鮮恥爲小人匹夫之身則親爲
小人匹夫之親戲體辱親莫大乎是縱日奉五鼎
之養亦總是大不孝.

問大德之人必得祿位名壽孔無德乎何爲老於窮
途顏無德乎夫何三十二而亡曰孔雖老於窮途
然窮於一時實不窮於萬世受天之祐與天無極
顏雖三十二而亡而有不亡者存一念萬年是也
區區形骸脩短當非所論召誥曰天旣遐終大邦

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知此則知顏子矣知顏子斯知天之所以酬德矣或酬於生前或酬於身後龍潭老人所謂此翁無急性却有記性斯真知天者若謂形亡神滅則詩誥及周公不若旦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語皆誑語矣曾謂聖人而誑語乎哉必不然也

詩固執是爲學實下平處著非著語成迹之著著

而執之義襲於外乃吾人天然固有之良也博學而不學此便是廢學審問而不問此便是泛問慎思而不思此便是游思明辯而不辯此便是徒辯篤行而不行此便是冥行

此非一路可入或考諸古訓或證諸先覺或靜坐澄源或主敬集義或隨處體認內外交養不靠一路故曰博既學而此良與理或未能湊泊脗合或動與靜殊未能一致自不容不問如張子患定性未能不動就程子質問程子告以定性之旨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是也思者聖功之本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晝夜黙黍力到功深豁然頓契辯之於友以證所契務期至當歸一庶不毫釐千里夫然後沛然見之於行步步腳踏實地斯步步莫非天良與空言虛悟對塔談相輪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已有性而不能自率自由自盡其性已有覺而不能以其所覺覺人以盡人之性悠悠度日不能實亮天工黙贊化育頂天立地貫徹三才做塲人虛生浪死與草木何異

問致曲曰曲是委曲吾人良知良能之發豈無一念一言一事之善只是隨發隨已不能委曲推致與不學何異所貴乎學者正要在此處察識此處著力如一念而善即推而致之以擴其念一言之善即推而致之以踐其言一事之善即推而致之令事事皆然纖悉委曲無一不致猶水之必東雖遇灣曲轉折不能爲之障碍纔得達海

日用起居飲食男女辭受取予應事接物務依真知而行委曲善處不失其真便是致

曲禮三千皆所以致曲也纖微不忽善斯成性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不可出入此方是致曲如此致曲則所以收斂身心者愈細愈密久之道德積於中器宇自别人孰無良觀德心醉善心自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問尊德性曰尊對卑而言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以爲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本是尊的本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只因主不做主不

能鈐束所屬以致隨其所好反以役主靈壹假擬天君弗恭尊遂失其為尊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若問學而不以德性為事縱向博雅人問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籍制作可侔姬公刪述不讓孔子總是為耳目所役不惟於德性毫無干涉適以累其德性須是一掃支離蔽錮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上參究體驗克去有我之私而析義於毫芒以復其廣大精微愈精微愈廣大不溺於聲色貨利之汚

而一循乎中庸以使其高明中庸愈中庸愈高明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濬其靈源悟門既闢見地自新謹節文矜細行不貌空守寂斯造詣平實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凝乎

邦無道默固足以有容若不韜光晦迹終爲人所物色須是無名可名方免纏繳

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孫味道之模稜揚雄之

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是能保其身既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真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貪戀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言及王天下三重本諸身章遂太息曰豈惟三重之道必本諸身凡講學著書經世宰物皆當如此講學著書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學不成學書不成書經世宰物若不本諸身徵諸人考諸往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經濟不成經濟事業不成事業

經綸天下之大經由於立天下之大本本者何即心

中一念靈明洞看天眞是也立者立此而已無他肫肫此即肫肫無他淵淵此即淵淵無他浩浩此即浩浩時出者由此而時出也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當辭讓即辭讓當是非即是非自聰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强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自然而然夫焉有所倚

潛龍以不見成德吾人苟眞實念切性命自宜埋頭密詣一味闇修章與不章一切莫管纔有期章之心便是小人的然幷其所爲闇然者亦假

凡人學道無成皆由名根未斷淺之爲富貴利達之名深之爲聖賢君子之名淺深不同總之是病此病不除即杜門閉脩終日氷兢自始至終毫無破綻亦總是瞻前顧後成就此名畢生澆灌培養的是蘇蓁爲病愈深死而後已此皆膏肓之症盧扁之所望而卻走者也故眞正學道須先除此病根方有入機

一切世味淡得下方於道味親切苟世味不淡理欲夾雜則道味亦是世味淡而不厭非知道者其孰

能之

內省不疚方是眞愼獨無惡於志則愼獨方得力
若止無惡於人即非鄉原之諸佾亦不過是迹上打
點動鮮愆尤必無惡於志斯心事光明不愧衾影
不愧屋漏便是天德有了天德不患無王道

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所以愼獨率性以復天命之本
然也本然處原淡原簡原溫原近原微即此便是
本體能淡能簡能溫能謹近謹自謹微即此便是
工夫由工夫以復本體即本體以爲工夫斯盡性

至命天人一貫矣若少有一毫夾雜少有一毫滲漏少有一毫安排少有一毫未化便涉聲臭終非不覩不聞天命原初之本體

於穆不已之眞絕無聲臭故必化而又化聲臭俱無即之若無而體之則有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則幾矣